



教师读书

我读《合欢树》

□舒敬东



史铁生的作品,我最先读的是《合欢树》,多年之后才翻开《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命若琴弦》等。这次讲完《我与地坛》,我便向学生推荐了《合欢树》。

《合欢树》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读着读着,两个画面便在我脑中悄然叠合:一个是史铁生母子,一个是我的堂弟宁君和他的母亲。画面中,皆是柔弱而坚韧的母亲,守着轮椅上再也无法站立起来的年轻的儿子。

走上讲台时,我不禁恍惚,不知是在讲史铁生母子,还是在讲宁君母子。

史铁生在文中说:悲伤也成了享受。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享受”他们的“悲伤”?咀嚼着他们异于常人的苦痛?

推介时,我告诉学生,读《合欢树》得沉下心来,作家的文字向来讲究“意在言外”,真正的深意绝少直白道破,唯有细细揣摩方能有所感悟。若能读懂文字背后的意蕴,才算不负作者的一番苦心。譬如文章的第一段: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作者写这个情节用意何在?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诸如此类,都值得我反复思忖,直到了然于心。

“我”作文比赛得了第一,母亲没有乘势勉励,反而急着说起自己当年的“辉煌”。这个看似寻常的生活片段,恰恰勾勒出母亲年轻时好强争胜的性格。若将这一幕与后文相对照,我们便会猛然惊觉: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母亲的性格早已天翻地覆——从前的好强已敛去了锋芒,从前的自我也全然失去,从前的闲情逸致更是荡然无存了。

她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在了儿子史铁生的身上。

她的眼中与心里,只有苦难的儿子,没有了自己。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追悔莫及的是,那时的史铁生,全然不懂母亲的“心神不定”与“坐卧难宁”,就像十岁那年,他读不懂母亲话语里的好强一样。

“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进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

她一直盼着花开,盼着这一树绒花,能给苦难的儿子带来好运。

“花”,果真开了。史铁生的小说接连发表,奖项也接踵而至——《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奶奶的星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满树绒花,清香袭人。花开了,可那个一心呵护花木成长的人,却早已不在人世。

走出困境的史铁生,终于明白了母亲当年的苦;可母亲,却再也等不到“那个孩子”,且是一写再写三写,如:“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只有史铁生自己知道是谁种的,是在什么情境之下种的,他若不说,便无人知晓,课文的插叙部分其实就是在交代母亲是在什么情境下栽种合欢树的,它寄托了母亲深深的祈盼与浓浓的母爱。

合欢树,年复一年开着绒花,如同母亲对史铁生的牵挂,亦如史铁生对母亲的愧疚,从未停歇。

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青春的脸庞,我再度想起了宁君母子。史铁生写“悲伤也成了享受”,我们读他的悲伤,究竟在读什么?我想,我们读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如何背负苦难,爱又如何如何在绝境中传递。我们“享受”,是那份在毁灭性打击前未被摧毁的人性中最高贵的东西——母亲永不熄灭的爱和儿子对这份爱的铭刻于心与不息的追悔。

(作者单位:凤阳县黄湾中学)

礼乐仁和的幸福教育

□朱广发

幸福讲堂组织师生观看《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思政课老师会侃侃而谈《当马克思遇见孔子》,师生们在礼乐仁和的教育理念中领悟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的思想伟力,为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双减”政策落实以来,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与空间都显著增加了,尤其是全民阅读周活动,但一些低效甚至无效阅读仍充斥着我们的周围。因此,有计划推动对传承上千年的经典的阅读,将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研究的课题。在经典《论语》诵读中感悟“君子”的人格形象,学会从容中和的人生态度,汲取孔子坚守理想的精神力量。《颜子》是一部记录孔子弟子颜回生平事迹的纪录片,里面简要介绍了颜子故里复圣中学的一些诵读活动,背景里清晰可见的复圣中学办学理念:“复礼行大道,圣功育真人”

赫然矗立于教学楼顶端,学生集体诵读的《论语》经典句铿锵悦耳,激荡起“礼乐仁和”的幸福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回想湖心路小学曾经开展的校园千人诵读场景,学生们或席地而坐,或站立表演,从《弟子规》《论语》等经典句子到《少年中国说》精选章节,再到最后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如红色波浪般铺开,整个场景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因为精彩的诵读激荡着中华五千年文化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精神!

《论语》洋洋洒洒一万多言,“乐”“说(悦)”各有十多处,却没有一个“苦”字,即使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三大磨难几至于死。因为《论语》是一部生命的答案之书,让人感到明亮与温暖。叶嘉莹先生说,《论语》是她开蒙读的第一本书,也是她背诵得最熟的一本经书,里面

有一种活泼向上的精神力量。湖心路小学致远楼以《论语》经典句子为内容打造廊道文化,那些为人、为学、为事、为政的经典句子分类呈现出来,师生徜徉其间,感悟《论语》的经典魅力,能够闻到书香,听到安静,看到从容,体悟到人生的幸福状态。

颜回、子贡是孔子两个著名的弟子,但他们两人的人生样态却截然不同,一个“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一个“常相鲁卫”“家累千金”,然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划分,他们分别属于“沉思的幸福”和“活动的幸福”。我们的教育不是追求物质的功名利禄,而是对生命的唤醒。人生无论哪一种样态,都应该是一种幸福,关键在于“礼乐仁和”要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文化基因。

(作者单位:滁州市湖心路小学)



以同一把尺,裁万千灵魂

□王文根

一种损失?郑强校长那句“数学考15分,卖菜够用了”的戏言,恰恰刺破了当下教育最痛的穴道:我们太善于用统一的筛子,筛掉那些“不合规”的天赋。

每个生命本自不同。古人早有智慧:“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真正的教育,是让松树挺拔,让玫瑰芬芳,而不是把玫瑰修剪成松树的模样。

回望历史,自有启发。孔子“因材施教”,弟子三千,成就各异。科举取士,也容得下“一文定乾坤”的专才。民国时期,钱伟长文科满分、理科个位,仍可考入清华;国难当前,他毅然转学物理,终成一代

大家。陈寅恪、沈从文等大师,亦非整齐划一的“标准化产品”。那时的教育,似乎更懂得何为“人”。

不知何时起,“全面发展”被窄化为“全科高分”。于是,孩子们从童年起就被卷入一场以“不落人后”为目标的漫长赛跑。中考是一场淘汰,高考更甚——“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不仅是口号,更是无数青春的生存现实。在这条越走越窄的路上,多少独特的星光,早在抵达夜空之前就已熄灭?

为什么不能让善于言说的孩子,以出众的文笔叩开大学之门?为什么不能让数学天才,凭借一个近乎满分的数字证明自

己?奥运冠军可以特招,技艺超群者可破格——这证明我们的体系本就认可“极致”的价值。人的智能生来多元,语言、逻辑、艺术、运动……皆是天赋的舞台。教育本该是那双发现的眼睛,而不是那把修剪的剪刀。

人人皆有独到之处,人人皆是某种意义上的天才。教育的使命,是点亮属于他的那一盏灯,而不是浇灭与标准不符的所有光。

若能如此,便不再有“差生”,只会有“差异”。让松树生长,让玫瑰绽放,让每个生命朝着属于自己的方向——这或许才是教育本该奔赴的远方。

取消期末考试为何引发争议

□李维洋

的教育焦虑。郑州一位家长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区域统一命题的考试,能让家长直观看到孩子在区域内的学业横向对比,一旦失去这把标尺,就如同盲人摸象,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知识薄弱点在哪里,心里就始终没底。淄博一位初中生家长也表示,统考的统一性强、命题标准高,更贴近中考的题型与知识点,能让孩子进行针对性复习,而学校自主命题则可能面临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还有部分家长认为,在中高选拔机制未变的前提下,六年级、初二、高二这些关键节点,统考本是孩子升学前的低风险试错机会,失去这个机会,自己反而对孩子的升学前景更加焦虑。

部分基层管理者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基层学校命题能力不足,特别是薄弱农村学校,这导致期末评价失去了诊断意义,让孩子一学期的学习成了“开盲盒”,学业成绩会越来越差,致使薄弱学校办学质量无法得到有效提升。

对此教育专家也有自己的看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辛涛指出,频繁的跨校统考使考试功能发生异化,过分强调排名与选

拔,导致“育分”大于“育人”,更导致部分学生出现厌学情绪、心理健康问题,这种体系性的伤害,也正是教育部出台“双减令”的深层原因。中国著名教育学者,现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则认为,这一政策旨在减轻学生考试压力和负担,推进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但其落实面临现实困境。

这些争议和顾虑,势必给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带来新的课题。既要尊重教育规律、按政策办事,也应回应社会关切,加强主动引导。那么如何让改革理想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这道鸿沟得以逾越?让“取消统考落实不再成为难题”就成了最主要思考。

不考,有没有更科学有效的机制和方式?让学情、教情、办学质量等方面能得到及时有效评价诊断,让不考在考的惯性思维面前能有效地把车刹住。

考,考什么?怎么规范科学考?让考试充分发挥评价诊断功能的同时,还能让其不是增压而是激励推动,真正发挥的不仅是“育分”,更是“育人”功能。

另外,长期一考定乾坤,一考定终身的做法,导致公众对考试功能窄化、功利

化的认知如何能得到根本性改变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以为,考与不考得与公众对话,得与教育教学规律对话,还要与实际吻合,更要与人的成长规律对话。在考与不考之间找到支撑点,找准平衡点,让公众对考还是不考达成共识。如“消”了之,难免有机械做减法之嫌。除引起部分家长新的焦虑之外,还可能引起新一轮背心、马甲频换的监测方式出现。这种摺下葫芦起了瓢的结果,估计就有违我们出台政策的初衷了。

总之,教育减负与评价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既需要打破“唯分数论”的桎梏,也需要兼顾家长的现实焦虑。这需要通过完善命题支撑、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衔接升学选拔机制,更需要国家优质均衡政策在各地得到真正落实,让改革的每一步都有配套措施兜底,从而让教育改革的步伐与现实的教育需求同频共振。唯有这样,这场关于“考与不考”的争议,才会转化为教育回归本质的动力,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也才会在真正轻松愉悦的教育氛围中实现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凤阳县黄湾中学)

五彩路

驼铃声声,感恩而来。2026年岁首,当33峰骆驼的蹄印从东天山延伸至中原大地洛阳,4个民族36人用139天行走3000公里的壮举,谱写了新时代古丝绸之路最华美的乐章。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巡演,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融合的精神绝唱;“近者悦,远者来”,这是盛世中国才具有的生动场景,更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礼乐仁和梦想的鲜活具象。

驼铃声声慢,《论语》朗朗来。近年来我专注研读《论语》章句,观看《孔子》的影视片、电视剧以及百家讲坛《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一个清晰而伟大的孔子形象驻入我的心中,一次又一次被孔子为“礼乐仁和”梦想而孜孜以求的执着而潸然泪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阅读《论语》开篇句子,就能够找到“快乐教育”“幸福教育”的历史源头,也为今天我们的教育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提供了一个范本。我常想:我们的基础教育的阅读教学应该如何?我们教育的“根脉”与“魂魄”应该如何更好地融注,才能培养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十多年前,湖心路小学立足《论语》,开始探索以“礼乐仁和”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特色学校建设,他们在市区学校率先举办开笔礼、纪念孔子诞辰活动,并把《论语》学习教育纳入校本教材,组织教师编写《论语》读本,开设讲座解读《论语》精髓,选择《论语》经典章句让学生诵读演绎。后来,学校又提出“沐儒风雅韵育少年君子”的校训和“幸福教育”的办学理念,开展“三礼五节”主题实践活动,以“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为底色,构建“湖小教育共同体”,致力于把《论语》的“礼乐”文化融入到师生的“根脉”里。

在“幸福教育”的架构下,以充满仁爱礼仪的“幸福班级”创建运用而生。湖心路小学在学习《论语》基础上注重结合党的创新理论,注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魂魄”的注入。宣传展板有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论语》句子阐释治国理政,在



教与思

教育最深的悲哀,是“目中无人”——以一把标尺丈量千姿百态的灵魂,以一套模板塑造本该各不相同的生命,却称之为“精细管理”与“制度规范”。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假设:一个数学只考15分的孩子,今天可能连高中都进不去。易中天若生在当下,或许也会被中考“均衡发展”的门槛拦在门外,那将是怎样



议论风生

近期,青岛、成都、北京、广州等多地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消除家长焦虑,取消了中小学非毕业年级区域性、跨校际期末统考,改由学校自主组织学业评价。消息一出便在网上了热搜。家长一半欢喜一半忧,争议的核心,主要体现在家长群体态度的迥异上。

支持取消统考的家长认为,从无休止的应试内卷中看到了得以修整的曙光。青岛一高中生家长直言,高中阶段本就是孩子心理、生理的关键成长阶段,统考带来的排名压力早早前置,让孩子未战先慌,取消统考是更科学的教育选择;广州的一位小学生家长也认为,小学阶段的核心是培养兴趣与学习习惯,一张统考卷无法衡量孩子的综合成长,反而会让孩子陷入唯分数论的误区。

但更多家长的担忧,同样植根于现实